

松疇文鈔

家里新太郎著

全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67



文庫
A 1267

諸大先家評

家里磊軒先生遺著
櫻井錦洞先生校訂

松濤文鈔

完

明治十二年冬新刊

擁萬堂發兌

一

序

卷之四

嗚呼此已友家里誠縣之遺福也
余與誠縣初相見于拙堂齋藤先
生之門神采秀朗眉目如畫有才
藻。最善詩。裁雲鑿月。喜作綺語。余
時專蒐獵經史。間作詞賦。粗硬不

柳田泉文庫

村山

成語乃以誠縣為對症之藥。每業暇。詩酒徵逐。為風流交者數年。誠縣去。授徒京師。余歸仕松山藩。當是時。霸政不振。豪士橫議。而藩主為霸府元老。余乃東西奔命。觸奇禍者屢矣。竊羨誠縣依然修風好

于世外也。然而誠縣一朝為刺客斃。余甚怪。問諸人。無告。以實者既而霸府還政。海內定。子一上下。息。離相忘。於是有人始告余曰。當時論者欲廢霸府。誠知獨持異議。衆疑其與子輩通謀相援。是其所以

速禍也。余聞之驚歎曰：吁！嗟！余之嚮奉霸府藩職也，何謀之他人，况於平昔，世外視誠縣乎？然誠縣由余而來，疑則不可不謂由余而死。何意幽冥之間，負此良友，因思誠縣之素，必謂不存霸府，則王室不

尊。海內亦不安。雖與論者異其見，而為憂國經世之士，則一也。余乃知之死後，而不能知于生前，徒以風流文字交，不亦誣乎？頃者誄訃，門人將刻此稿，徵序，乃書之卷首，以謝誠縣之靈云。

明治己卯冬 中洲三島毅撰



錦洞櫻井能盛書



松嶠文鈔

目次

韓信論上

同下

論高祖斬丁公

送浮圖月性序

送草場立太西歸

送小浦青厓君歸藩詩序

贈三島遠叔序

陳龍川文鈔序

二十六家絕句序

山本先生八十壽序

與彭城芝香書

與森田節齋書

與大林士本書

遠山雲如傳

栗堂記

書四時雜花屏後



書款數後

題自畫四君子

題杜少陵茅屋為秋風所拔圖

小谷俊輔墓銘

Blank space for calligraphy or text.

松嶠文鈔

伊勢 家里衡誠縣著

門人 櫻井能監 校

○○韓信論上

大凡英主之成大業者不專在腹心爪牙之臣。必有敵國外患與已同志。而仇讎相視者。然後天下始歸其掌握矣。嘗論漢高之興。不有項羽。則不能速成其業。不有韓信。則不能速成其業也。蓋羽與信俱有爭天下之志。有爭天下之志。則相視不啻若仇讎。唯恐其滅之不速耳。故披堅執銳。冒矢石。踏水火。不辭其

勞。此豈爲人哉。亦自爲耳。不知其自爲。適其所以爲人。是以漢收其功。以成大業也。然羽之有志天下。夫人所知。如信何以言之耶。信始爲布衣時。屠中少年。侮辱之。信蒲伏出其胯下。此人情之所不能忍。而信卒然臨之。不驚且怒。其乞食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其母之死。貧無以葬。然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由是觀之。信豈欲爲卿相而終已耶。又豈欲成割地有土之業而終已耶。其爲大將。首建東向之策。虜魏王。禽夏說。誅成安君。狗趙脅燕定齊。摧楚兵二十萬。戰必勝。攻必取。遂助漢斃羽於垓下。此其材力非諸

將所能及。欲無爭天下之志。而得耶。然而信不唯不敢爲羽所爲。又不敢聽蒯生三分鼎足之計。至天下已平。便纔謀反。而事竟不可爲矣。可謂有志天下者乎。有捕虎者。見兩虎鬪於野。自謂一虎先斃。一虎必傷。我制其弊易耳。嗾而助其勢。又從而搏之。蓋信之視劉項分爭。亦猶捕虎者。其意以謂羽先斃。高祖必傷。我制其弊易耳。於是爲高祖嗾而助其勢。又從而搏之。不遑自顧。而一虎既斃。一虎愈猛。嗾而助其勢者。反爲其所咋噬矣。嗚呼。此信之所以不及羽與高祖歟。秦氏失其鹿。高材疾足者。共起而逐之。其

材最高。其足最疾者高祖也。故終有天下。其次之者羽也。故終爲高祖所滅。至信又其次也。故終爲兒女子所擒。雖然。當是時。微信與羽。則漢之爲漢。誠未可知。而微高祖。則羽必取天下矣。微高祖與羽。則其取天下者必信也。予嘗曰。當秦之亡。有三傑焉。非並張良。蕭何而言也。

○○韓信論下

韓信之反。非反於反之日。而諸將唯知其反於反之日耳。獨高祖知其反於不反之前矣。蓋信之反在於爲大將時。而高祖之知其反。則在於其擊魏時也。夫信與高祖。項羽皆有爭天下之志。而信自顧其材力。既不及羽。況於高祖乎。於是欲依高祖以成功名。然後相機昏時。徐自行其志。故仕漢爲大將。爲之盡心力。是陽爲漢。而陰爲已也。身雖未反。而心既反也。項羽使武涉說信反。信曰。漢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蒯通又勸信以三分

易足之計。信曰：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其言忠誠正直，若無一點貳心者。蓋信意以謂反不反在於我方寸，何待辨士三寸之舌？故斷然謝之不聽耳。此其所以使諸將不知其既反也。高祖固知信有反志矣，故其擊魏也，遣曹參灌嬰副之；其伐齊也，又遣張耳副之。夫曹參灌嬰張耳者，其材力實不及信，力之行軍多力益，辨使之攻城略地，固一人而足矣。何用佗人之助為？而所以遣之者，乃慮其變也。所以慮其變者，乃知其反也。信下魏破代，漢輒使收其精兵，項羽已破，高祖襲奪信軍，且當人有

上書告信反者，雖左右欲擊之，逆形未甚著，想當時廷臣必有疑之者。而高祖斷然從陳平之策，擒之而不疑焉。自非知其反於不反之前，安能如是哉？信既破齊，欲自立為王，高祖困固陵，信背約不會，此信隱忍不發者。至是不覺發其端也。而尚不敢發，及天下新定，便欲行其志，噫亦晚矣。嚮使信據山東之地，乘百勝之威，扶義仗信，以綏定其民，阻河為固，坐視劉項分爭，以待其敝，羽不先亡，高祖必先亡。然後盡力以攻之，其取天下必矣。不然，至高祖崩後，必有機可相時可胥，然後舉兵反，其所成未可測。而漢之騷亂

豈止呂氏之禍哉。然則信之反於當時。抑信之不幸而漢之幸也歟。

山本弦堂曰。二編議論原于蘇氏。精采發越。與題目相稱。

○論高祖斬丁公

古昔英雄之主。所爲神變不測。使人不可端倪者。皆術而已矣。故使千歲而下。畏其威而服之。況於當時乎。如漢高祖。最巧乎用術者。而未必無術之疎者也。丁公爲羽將。逐窘高祖。高祖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還。及羽滅。高祖以丁公狗軍中。曰。丁公爲項氏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者。無效丁公也。夫丁公之引還。人情之常。而非懷二心。使項王失天下者。何必在一丁公。高祖宜少報其恩。而可反斬之。以狗軍。何其失刑之甚也。有人於斯。溺水

不得自出。適有讎家奴當其前。乃大聲疾呼。望其救
援。奴見其情誠可悲。奔而援之。其人既得出。怒曰。汝
爲讎家奴不忠。遂斬之。可乎。高祖之斬丁公。其奚以
異此。丁公母兄季布。亦爲羽將。窘辱高祖。羽滅購布
千金。匿者罪三族。既而因滕公言。召拜郎中。此誅有
恩者。而賞有怨者也。曹無傷雍齒。並傾險。猶猾及覆
之徒也。而一誅一賞。何其神變不測。不可端倪也。曰。
此則高祖之術也已。蓋高祖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
任。平定海內。而成大業。不得不爲子孫萬世之計。欲
爲子孫萬世之計。則不得不正天下綱常。欲正天下

綱常。則不得不先誅事君不忠者也。蕭何曹參輩。嘗
仕秦爲吏。後助漢取天下。此不忠之甚者。不可以不
誅。然高祖嘗爲泗上亭長。亦秦吏也。果誅蕭曹輩。則
高祖亦不可以不自誅也。將誅季布雍齒輩乎。此輩
不北走胡南走越。徒以資敵國。而諸將恐以過失及
誅。相聚謀反耳。此皆末如之何。故不得不別求其人
以誅之也。當是之時。爲高祖者宜誅項伯而可。夫項
伯之在楚。百方爲漢。是身在楚。心在漢也。故滅宗國
而不恤。利其厚遺。貪其爵邑。恬然不自慚。不忠之罪。
莫此爲甚。使項王失天下者。乃此人也。高祖能誅之。

則天下綱常可以正矣。計不出此。以一人之私恩。枉天下之公法。區々斬一丁公。欲後爲人臣者。知不忠之可戒。噫亦難矣。此其術之疎者也。嗟乎。丁公能窘英雄。殆使不得免。可謂勇士矣。而及楚亡。不能從羽地下。惜死視利。僕々乎乞憐於漢庭。安在爲其勇士也。然則誅不當其罪。亦何足深惜焉。

弦堂曰。結未超脫可喜。

○○○送浮圖月性序

予嘗聞周防長門之間多磊落奇偉之士。記之於心久矣。長門有吉田寅二郎者。向訪予於伊勢。慷慨激昂。勃々論時務。旁若無人。將之江戶。獻策於當路。一夕而別去。未幾墨夷船來浦賀港。寅二郎欲附其船渡海。探諸夷之形勢。事雖不果。而其氣概可想也。既而予來寓京。有月性師者。破衲敝屐。提錫杖來訪。其人電目巨鼻。音吐如鐘。深憤外夷之陸梁。覃思邊防。慷慨激昂。比寅二郎更甚。而問其鄉。乃周防也。予於是信所嘗聞之不虛也。師之在鄉國也。諭人以外夷

之不可不報。國恩之不可不報。言辭剴切。苟聞其說者。皆感激流涕。願出所蓄銅器。獻之國侯。以資鑄砲之用。云。其來京也。上書六條法主。請糾合門徒。以固王室之藩屏。大見聽用。今夏。又遊我紀藩。說以邊防之策。執政以下。舉善之。師爲人所信服如此。是徒以其雄辨快論哉。亦其慷慨之氣。誠惻之意。足以悚動鼓舞人故也。頃將去京。來告別。徵文以送之。予曰。方今承平日久。廟堂雖數下申戒之令。而士氣未全振。武備未全修。學士武夫。或高談性命。或耽溺風月。率皆恬然。不知外夷之可憂。間有講邊防者。亦不過浮

慕好武之名。以沽聲譽也。師一浮圖耳。而其所志與所爲如此。豈可不謂卓然獨立者哉。若使學士武夫。皆如師所志。則士氣不患不振。武備不患不修。而外夷不足憂也。今乃不能然。使縫掖章甫。殆不若方袍圓頂。可嘆也。雖然。吾黨既有奇偉若寅二郎者。且十六國之廣也。更有倜儻非常之士。竊抱敵愾之志。以隱於山林。嵩穴之間。亦未可知也。師東西行脚。從而求之。則必有其人。況於師之悚動鼓舞之乎。是爲序。

山田梅東曰。初以周防長門起。次以長門周防分

應中間曰伊勢曰江戶曰京曰六條曰紀藩終以
六十六國東西行脚結之雖寫雲水僧境界而月
性之爲人亦可槩見矣文勢如層山疊嶺乍斷乍
連隱顯出沒令人目眩

○○○送草場立大西歸

昔者蘇明允父子在西蜀其名隱然動京師而一家
文章遂擅天下肥前僻在鎮西距京師數百里有草
場佩川先生者以文學鳴海內其二子曰立大曰仙
客並有寸名時人或謂三蘓將復見於今日矣何其
盛也予嘗東遊與仙客締交於昌平巒略知其爲人
蓋子由之流亞也既而仙客以病客死人莫不哀之
者去歲夏立大來寓京師予以仙客之舊相見時立
大罹劇疾瀕死者數矣人知與不知皆聞而恤之爾
後百方醫治至今春始能復常乃將辭京歸鄉人皆

惜之猶別親戚。嗚呼！嚮使立大沒於逆旅，如仙客，則人之哀之者更何如也。今其病愈歸鄉，將相賀之不暇，而惜之如此者，蓋以其名既聞，為人所景慕，故耳。是亦可以知立大之賢也。雖然，恤病惜別人之常情，未足以深知立大之賢。且予往來日淺，未知其才與學，果似子瞻否也。但其名聞於時，為人所景慕如此，則名下豈有虛士乎。從此而後，益研其才，博其學，則不使蘓氏專美於西方也必矣。且夫子瞻才大，雖不待明允子由而著，然得明允子由而後，蘓氏益盛。今仙客既亡，佩川先生年又高，使草場氏能如蘇氏之書此以贈焉。

藤森天山曰：井然有法，非徒作者。

三島桐南曰：如揚如抑，如頌如規，筆路變幻，不可端倪。蓋亦得蘇文神髓者。

弦堂曰：文章固妙，而得遠叔評語，覺愈妙。

○○送小浦青厓君歸藩詩序

凡人一識面接言。及其告別。則爲之惘然。况交久情親。常相晨夕者。孰不牽衣垂泣。是古人所以重別離也。然有別於此者。必有過於彼者。別者恨而遇者喜。是世之常狀已。至士大夫有異乎此者。或出任州郡。或入爲朝官。轉徙不一。別離固多。而其人賢。則其來也人喜之。其去也人恨之。不特恨其去。經久思慕不置。若其不賢。則其來也恨之。其去也喜之。不特喜其去。亦唯恐其再來。甚或至於欲唾面炎肉。是別離之際。可以卜其人之賢不肖也。藩之小浦青厓君。才優

學瞻。習吏治。民情嘗宰熊野。頗有令名。又來宰吾郡。勞心撫字。用意稼穡。九年間大有治績。今茲乙卯。擢判度支。孟夏之初。車將發軔。一郡之民。皆恨其去。而邑之人士。及隣藩通交之士。亦皆惜別。各作詩歌以贈之。屬衡爲之叙。衡謂君既施恩惠於一域。表行能於一方。雖不待今日而後知其賢。然其賢至今日益信。其得拔擢固宜矣。故其去也。當爲衡等恨。而不當爲君惜也。但度支之職。未足以展君之材。君自今而後。益竭誠盡忠。夙夜不懈。則侘日職更重。位愈貴。輔翼國家。匡濟黎庶。德澤之及於遠。亦未可量也。果然。

郡中之民皆沾其澤。況於與之親善如衡等者乎。夫
人皆沾其澤。則雖別猶不別也。假使不能然。或能建
一大議。策一奇勲。令聲益顯。則聞而傳之。傳而喜之。
可以慰衡等思慕之念矣。是區々之情。所以望於君
也。世之士大夫。或智慮不離乎鐘釜。慈愛不外乎妻
子。耽口體之欲。徇耳目之娛。而政之得失。民之利害。
概置諸度外。是所謂喜其去。恨其來者。安在其爲士
大夫哉。噫。使君果如衡所稱。則當使此輩知所愧。而
有興起焉。是亦所以望於君也。遂書質於君。併以諭
邑之人士。

○○贈三島遠叔序

凡攻一技一藝者。不斲勝久。則不能詣其極。况讀書
爲文者乎。勝少我者易。勝與我年相若者難。至於勝
長我者最難。故苟斲勝人。則不可不奮勵刻苦焉。既
勝少者矣。又勝年相若者矣。若稍生怠心。則少者亦
將奮勵刻苦以勝我。况年相若者乎。如此則惡望其
能勝長者哉。余自十七八。志於學。歷游通邑大都。多
與儒流才士交。問其年齒。乃曰。甲若干。乙若干。非五
年以長。則七年以長。或十年或二十年。盡長我者也。
竊自謂此皆不難及。特今以年齒相隔。不能及耳。若

能奮勵刻苦。則比至其年齒。勝之必矣。且以其交游未博。年相若者。無能出余右焉。况少者乎。是以謬爲人所稱揚。意頗自負。所以生急心。爾來六七年。優游送日。一無所成。而年相若者。往夕能勝余而進。長我者。則愈進愈遠。茫乎其若不可及焉。余之慚悔。何如也。備中三島遠叔。往者游伊勢津藩。從齋藤先生學焉。余以同門之誼相驩。且以津藩距余鄉不遠。數相往來。以資講習。當時遠叔年僅過冠。則少余三歲。無可甚稱道者。居數年。奮勵讀書。刻苦爲文。駸々進步。使人瞠然乎後矣。余於是又爲少者所勝。其慚悔者。

比前日加甚。嗟乎。遠叔既能勝余。則世更有少遠叔者。勝余而進。亦未可測也。余豈可不發憤努力哉。今茲丙辰仲春。遠叔辭津將歸其鄉。以余先在京迂路來訪。同寓幾一月。迄將行。微贈言。余乃舉所嘗慚悔者告之。使其勿蹈覆轍。然遠叔才俊。識明。其益奮勵刻苦。不生怠心。必矣。庸詎待余輩規戒哉。但余因遠叔益知所發悟。努力。則其所以規遠叔。適所以自警也。雖然。讀書之務。博文詞之爭巧。抑未也。苟爲學者。宜務其本。本者何。謹身脩德而已。蓋以斬勝之心處世。則傲慢忌克。其弊必至。凌轢儕輩。輕蔑老成。故讀

書爲文。則不可不奮然斬勝也。處世則不可不謹身
修德也。遠叔既以其所能勝人。而容自辭氣。退然不
驕。余知其必不陷傲慢。忌克之弊矣。且夫世之學者。
率務其末。而不務其本。今果能謹身脩德。則世之所
不及焉。是亦所以勝人也。遠叔勉哉。乃書以爲序。
弦堂曰。雖作退托語。而抱負甚高。志銳氣銳。才銳。

○陳龍川文鈔序

作文譬猶爲國乎。爲國者必先振士氣。而後張治具。
作文者必先昌氣。而後修辭。氣昌而辭不修。猶士氣
雖振而治具未張焉。辭修而氣不昌。猶治具雖張而
士氣不振焉。二者並未爲得也。然氣本也。辭末也。與
其辭修而氣不昌。寧不如氣昌而辭不修之爲愈也。
方今治平日久。學士大夫往夕捨本趨末。豐其外。嗇
其中。文辭雖修。而未足以厭服人者多矣。是蓋坐於
氣之不昌耳。而新進小生動倣其尤。唯虛飾之務。其
弊有不可勝言者。苟欲矯其弊。莫如使之學昌氣之

文顧其文求之於古。若宋陳龍川者。庶幾其可哉。夫龍川非以文著者。故其辭間如有未脩者。然其氣甚昌。浩瀾蓬勃。龍蛇變幻。茫洋若河漢。憚赫若雷霆。使讀者奮然興起。不能自己。蓋龍川天才超邁。慷慨有大志。而生弱宋偏安之世。遇士大夫風痺不知痛痒之時。雖有禦外侮復國讎之策。而不見用。故其所以扼腕切齒。憤惋嘆息者。一於文焉。發之宜哉。其氣之昌也。龍川集世未有翻雕者。近者有如不及齊排字本出。而以其刷印有限也。傳布未遍。人或難於購求。予因鈔其上。孝宗書及中興論酌古論諸篇。刻之家。

塾以廣其傳布。欲使夫新進小生讀而熟之。知文之不可以不昌氣。而毋徒務虛飾也。或曰。子處治平之日。欲使人學龍川。無乃比世於弱宋乎。曰。否。皇朝建國。猶金甌之無缺。其不可與弱宋比。固不待辨矣。然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古之道也。方宋之未南渡。倘使其士大夫各如龍川所志。則可以無受侮事讎之大耻。而龍川亦何有所憤惋嘆息而發之。其文哉。故予之使今人學龍川。乃亦欲使後世無龍川其人。人之文也。遂書以爲序。

○○二十六家絕句序

詩之有諸體。猶花之有諸種。而長篇大作。猶全樹之花。至於短篇小詩。其猶折枝花乎。蓋折枝花。雖僅數朶。而挿之磁瓶。置於明窓淨几之間。則其鮮娟而清華。幽致逸韻之饒。或有勝全樹之壯麗者。此世之所以多好短篇小詩歟。頃者書肆擁萬堂主人。請櫻井成憲。輯今世二十六家絕句。以爲一集。將上梓行之。謁序於予。予披而閱之。殆如聚雜花折枝。挿之一瓶中。其鮮娟清華。饒幽致逸韻。可勝言耶。然雜樹非必無優劣。諸家詩亦不無軒輊。故至其詩之孰似壯

丹海棠。孰似桃李梅杏梨。孰似山茶木蘭薔薇水仙等。則讀者自能知之。固不待予之品評也。若夫全樹之壯麗者。宜就各家本集。以求之而可矣。
弦堂曰。鮮妍清華。亦文中之折枝花也。

○○山木先生八十壽序

蓋世之氣運。十年而一變。六十年而一大變。故人自幼而少。自少而壯。自壯而強。以至耆艾。不能不十年而變也。若夫年過六十者。至七十八十而弗變。是操持堅固。而攝養有素也。自非有道者。不能至此也。山本亡羊先生。衡少時所從受書之師也。嘗作文以壽其七十。今茲丁巳先生年八十矣。今子榕室君。又徵衡文以壽之。衡造先生居。觀其園中所植。類非曩時所覩也。問之乃曰。某木某草。昔榮今悴。某花某卉。前衰後盛。而其栖於埭之雞。與伏於門之犬。亦非曩時

所畜。是皆不必待十年而衰者也。而已謁先生。則粹然其容。溫然其言。一無與曩時異也。嗚呼。僅十年間。不特物之盡變。即天下之風。亦有大變者。試回思十年前。世際極治之運。上下恬嬉。滔々流於侈靡。迨近歲。邊繳多虞。災異倂臻。朝政一新。海內爲之肅然。非復曩時之風也。而先生矍鑠康強。依然不變。是以其操持堅固。攝養有素故也。豈可不謂之有道者哉。以此推之。則知其繼自今。益矍鑠康強。至九十歲百歲。弗隨世與物而變。是可以爲壽也。抑人之所貴乎。不變者氣體耳。至學問之道。則以日進一日爲期。衡

自受書以來。十年於此。碌々無所變。曾不能發揮先生之教。能無愧於心哉。然年尚壯。自今而後。奮勵刻苦。弗懈。則庶其或有所變矣。若果能然。則將待先生九十。而後更有所壽焉。

齋藤拙堂曰。未段議論進一層。以及自己作結。文心敏甚。文法便甚。

巽遜齋曰。文如鍊金。愈鍊愈精。余於此篇觀之。

○○與彭城芝香書

近者。兄臺將送中華人詩於清。屬沉浪仙者。選擇評隲。編東國詩錄。乃廣徵海內諸賢作。遂爲之來京師。又徵及於僕。蓋欲以播揚中華文獻於海外也。是以承徵者。喜而應之。汲々然惟恐後。甚至有不待徵而黃緣懇求者。如僕亦宜速應命。而有不能然者。特以其屬唐突。不敢言。及今重承徵。若從謝絕。而不有所云々。則必使兄臺有怪於僕。故遂不能已於言焉。蓋聞兄臺家系出明劉青田先生。至中世。避流賊亂。投化中華。寄住長崎。世以象詠爲職。沐浴國恩者。幾百

年於茲矣。至兄臺。益勤其業。能守其職。可謂不負國
恩者。又廣徵諸賢詩。送之。其先生故國。以播揚中華
文獻。是亦所以報國恩之萬一歟。其用意可謂篤矣。
然兄臺之為職。在通華夷言語。而通士大夫私交。非
其職也。夫中華與清。未曾修隣。交通使聘。特許商賈
來互市而已。故為譯官之職。止通互市言語。而為士
大夫者。不得私交。是國家大典。不可一日渙忍者。今
我送詩於彼。猶互市坊間所刻者書籍。似不可謂之
私交。然既已有人為之介者。承其徵而應之。彼亦加
選擇評隲。然後返其稿。則非私交而何。其不可與互

市坊間書籍一例觀也。審矣。故兄臺此舉。不得不謂
為士大夫通私交。為士大夫通私交。則洪忍國典也。
是豈守職報國恩者之所為耶。僕之不敢應命。即為
是故爾。抑僕更有不滿於其書名者焉。凡各國之稱。
不可不得體。苟以帝爵立國者。各以內為中。以外為
夷。稱以四方。皇國則自稱以中華。而不以東。清亦自
稱以中華。而不以西。而各不相關涉。是其國體宜然
也。但至敵國相交之辭令。則東稱西。以西。夕稱東。以
東。各不以中華自稱。是亦其體宜然也。故若非敵國
相交者。而私通文字。受其東西之稱。則為失國體。今

浪仙編中華人詩。以東國名其書。儼然以中華自居。在彼固當矣。在我則不可受其稱也。蓋中華與清。未曾爲敵國之交。故彼自稱我爲東國。不與我關涉。則可。我苟既知其名書。以東國而送詩通交。是甘受其稱也。甘受其稱。猶彼之屬國奉其正朔年號者。其爲失國體也甚矣。是亦僕之所以不肯送詩於彼也。昔者貴鄉高陽谷。附清高寄書沈歸愚。請其爲詩序。歸愚却之曰。國有典不可亂。日本與我大有界限。不宜以文字通往還。是師文衡山不以書函予外夷之意也。後之論者皆高歸愚而卑陽谷。非以其識見可貴。

耶。不特歸愚爲然。即如青田先生。固亦以其識見之高。故其豐功偉烈。赫々於千載也。今兄臺以先生之裔而爲此舉。雖曰用意之篤。而至其識見。則恐不可謂之高也。故不特自泯。恐國典。又至使他人失國典。禮使先生而有知。其謂之何。是僕之所以不能已於言也。請裁之諒之。無罪。唐突幸甚。

遜齋曰。徐々說起。緩々結了。紆餘曲折。意到筆到。的是歐陽家文字。

三〇與森田節齋書

家里衡謹白節齋森田先生左右。僕自少從事斯文。嘗聞鴻名誦大作。私心傾注者舊矣。及來京師與貴門高足與耀文交。見其文之精嚴。酷似先生。益知先生之教之確。愈切傾注。欲介耀文請教左右。而因循未果也。頃者耀文持高作詩卷來。傳尊意屬以批評。併徵呈覽鄙文。僕何物。躬未及請教。而猝爲長者所先。慚懼榮荷。敢不惟命是從。但批評高作。非後輩之所能當。然下問之辱。若不肯從命。恐陷不敬。因敢加所見於行間奉還之。聊以爲請教之地耳。抑僕之請

教。非無所因也。僕不才無能。比諸先生。萬々不相似。而亦有頗相似者焉。昔者魏勾庭無子。乃以其所著之書爲子。曰吾有三子。左傳經世長子也。日錄次子也。文集季子也。僕年過二毛。未有兒息。因竊有慕於勾庭。妄欲著書以爲子。而未成也。適荆婦有懷。將以明春分娩。不意已期之子。僅在胞胎。而不期之子。既近分娩也。聞先生於太史公之書。有所論著。而適舉息男。亦有紙孫肉孫之說。是豈非僕與先生相似者耶。然先生之書既就緒。而僕之書未脫橐。先生之息男已經周胎。而僕之婦未至分娩。且其果爲男子與

松嶼詩文
否未可逆知。則僕之於先生。所謂似而非者歟。而僕謂之似。猶見卯求時夜。可咲已。但既謂之似。則其請教。不可謂無所因也。鄙文若干首。淨寫呈覽。其中頗多辨難攻擊之作。似覺先生之風者。然僕之於文。不必欲負似先生也。勺庭之爲文。專主識議。凌厲雄健。不屑夕撫擬。如世之貌似大家者。是僕之所學而不能至者。且勺庭爲文。率委之群議。一字未安。不憚十反。是又僕與耀文之所共慕而倣也。顧者先生視耀文猶子。而耀文之於僕猶兄弟。則先生亦必不路人視僕矣。請繩削駁正。如教耀文則幸甚。衡頓首。十二

月十八日。

○○與大林士本書

昨足下持松平府尹詩來。曰公命子高確。宜速勿緩。慢不佞即書。所見以還之意。已為遽致。先是足下及龜井有常。數持小浦郡宰詩來。徵品隲。不佞淺於學。拙於詩文。二公下問之辱。雖不敢當。抑不可不謂之知己也。然徐而思之。心甚不安焉。夫二公於不佞。非有師弟之契。非有朋友之誼。又未曾有一面之識。而特命評詩。加以迫促。不來一專使。不賜一手簡。使足下輩奔走其間。以供使役。是奴僕視我也。又奴僕使我友也。其簡慢人也甚矣。是不佞之所以甚不安於

心也。使二公知我耶。不佞資質耿介。不能偷合曲從。欲有所問。當以暇日召對。從容談論。為忘形交。即不能然。馳手簡發專使。相待以文字交。可已。使二公不知我耶。不佞身賤德卑。公府之命。如宜不敢違者。然人各有定職。以文字受公府驅役。非吾職也。故二公之遇不佞。知我不知我。均不得其當矣。且不佞之與足下。所受二公之知者。以儒術文藝也。苟以儒術文藝立身者。不可無氣節。偷合曲從。甘受人簡慢。是無氣節也。無氣節。則負所學。負所學。則負二公之知。豈宜然。而止哉。請足下質之二公。二公其必有說。

焉。雖然。二公性度寬宏。愛才下士。有賢明之稱。豈不知吾輩爲人乎。又豈有意於簡慢儒士乎。蓋公事繁劇。未遑念及此耳。足下爲我謝曰。家里衡。慙愚倔強。不察事體。今所云々如此。不然則弟謝曰。衡近日憤勵讀書。一切謝絕應酬。二公其必不復強人以所不欲也。有常近况如何。請必以此書示之。衡再拜。

遜齋曰。學者要有所樹立。苟有所樹立。文自可觀。今兄固能文。而所樹立亦如此。所以爲不及。

桐南曰。開闔抑揚。深得文法。豈非所謂氣昌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得宜者乎。

○○○遠山雲如傳

予耳雲如山人詩名稔矣。其來寓京師。往還已久。頗知其爲人。及今聞其自述平生之概。益知其人足以奇傳。而不特可以詩傳也。山人名澹。号裕齋。雲如其字也。初名孚。字子發。後更今名字。本姓小倉氏。有故冒母姓遠山氏。父大輔君。越中人。移住江戶。家道頗饒。山人以文化庚午生。乃其第三子也。姓豪宕。不拘小節。而風骨飄逸。其詩高遠清澹。抒寫性靈。不以粉飾雕刻爲工。亦猶其爲人也。髫鬣游於詩佛五山諸老之間。以神童稱。每拈韻賦詩。連篇累章。援筆立就。

才思之敏。率驚倒一座。年甫十六。輯寰內奇詠。詩名漸著。後爲道士。遊於金華葛城諸名山。數年復爲書生。從長野豐山先生學。居一兩歲。爲幕府倉吏。時美濃星巖翁。在府下開詩社。山人往叩詩法。遂辭職從翁。其間頗耽花柳。或携妓薄游。而家產爲之蕩盡。乃去寓南總海灣。與漁叟蠶婦爲伍。有蟹紅魚白集。會丁艱歸江戶。服闋。下帷授徒。有雲如山人集。既探日光金洞諸勝。有晃山游草。又入相中。有湘雲集。先是星崑翁來在京師。山人亦携家來依。將與翁卜隣。而翁適沒矣。實安政戊午歲也。山人快口不樂。被襟漫

游者數。有京塵集及某夕集。嗚呼。山人之詩可謂富矣。而其爲人可謂奇矣。蓋其性豪宕。不屑力乎守繩墨。故忽而羽衣步虛。忽而咕嗶攻業。忽而薄書期會。忽而冶裙游屐風流自喜。忽而莎蓑箬笠垂綸自樂。既皆棄而不顧。予不知其宜目以何人也。豈可不謂之奇丈夫哉。雖然其終始不棄者。特在於詩。而篇什之富如是。則世之獨以詩知山人。其亦有以也夫。

才山言
○栗堂記
丹波藤田龜千載。才敏而嗜學。旁好詩文。從予游者數年矣。臨去。請我命其所居。予乃命以栗堂。蓋取之其國所產栗子。為海內所知也。夫栗者一木實耳。而其所以為海內所知者。以子大而味佳也。今讀書學古。而沒世名不稱。丹粟之不如者多矣。非以其無實之美耶。蓋名者實之賓。有其實斯有其名。苟欲美其實。則不可不受人之切磋也。昔人云。作詩如食栗。剝三層皮。方有佳味。予謂不特作詩為然。為文亦然。不特詩文為然。凡學之事。莫不皆然。故不受人之切磋。

則其實不能美。猶栗子之僅剝一二層皮者。苦澁不可食也。其實苟美。則可以為人所稱。可以為世所用。猶丹粟之獨擅其名。而具高貴之供也。予欲千載之勉於實。無媿斯堂也。抑予更有為千載慮者焉。書云寬而栗。蓋人不可以不寬。然寬之蔽也。或流於優游怠惰。是以承之以栗。使人奮然勉勵也。千載性頗寬。予恐其或流於優游怠惰之蔽。千歲又不可不警於此也。千載果能勉其實。又能警於書所云。奮然勉勵。則其不使丹粟獨擅名於海內。可刮目而蹀也哉。遂記以付之。併以送其行。

○書四時雜花屏後

予嘗言。對美人足以長才。對君子足以養德。其為益也。多矣。然君子與美人。不可驟得。則寧取其意於花乎。蓋花之秀而麗。猶美人之態度也。溫而和。猶君子之風標也。故以此意對花。庶足以長才養德已。然花亦不可常得。不如假之於画也。頃者屬画師寫四時雜花以為屏。朝夕觀而玩焉。當其讀書考古而對之。乃為程明道使人坐春風中之想也。當其作文運思而對之。乃為宋子京環列姬侍以修史之想也。則其益予者亦豈鮮少哉。

一、書款數後

書画之有落款。木蒹葭嘗比之美人画眉。予則更譬之美人之一言半語。使聞者心神飛蕩。茲編止載落款。而不及書画。猶隔簾美人。聞其聲不見其容。尚使人心神飛蕩。若得親觀其書画。則其動人者何如也。然聲之與眉。雖凡女亦間有可觀者。而終不足動人者。以其形之陋也。好書画者。其可不省於此哉。

遜齋曰。寥々短篇。未足以盡公之才。然亦猶美人之一言半語。方使人心神飛蕩。

○○題自畫四君子

予素不解繪事。近偶讀古名家畫論。頗覺有會。戲弄筆以自娛。要非畫家之畫。任意而爲之耳。此墨蘭數本。亦任意而爲者。固非有所法。又非以形似。然觀者未必視爲葱蒨爲韭也。蘭

張浦山論墨竹。以虛筆點踢爲大弊。此聊法其意寫之。自謂庶不踏其弊矣。但吾輩之於畫。眼高而手低。故至所謂以一兩筆取勢。則非所能及也。

湘中琳琅。是謝鎮西稱羅君章語。今移以贈此君。

淮南王著鴻烈篇。自云。字々披風霜之氣。予畫竹亦

云。筆々披風霜之氣。竹

昔人謂梅花爲林下美人。洵然。特吾筆粗拙。不足爲

美人傳神。慚愧々々。梅

花而有幽人逸士之操者菊也。人而有菊之韻者。幽人逸士也。故幽人逸士而後可以畫菊矣。菊

題杜陵茅屋為秋風所拔圖

杜文貞慨忠蓋一飯不忘君而區々嘆一茅屋為秋風所破何哉非嘆茅屋之破而嘆天下之亂也夫天下非一茅屋之廣耶四海蒼生非驕兒之衆耶而胡羯群盜非南村童子之多耶故其嘆茅屋之破乃所以嘆天下之亂所謂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者可以見也顧公詩多嘆窮嘆不遇之語蓋亦不特嘆其身之窮與不遇也故凡讀公詩者皆宜作如是觀

○小谷俊輔墓銘

君諱敏字慎卿氏小谷俊輔其稱也安濃津神戶里人父名祿母河合氏先亡君其第三子自幼讀書從事於文藝與予同甲而同學交特親相與切劘欲有所成立焉客歲秋予患疫瀕死君來問之予曰夫壽有命僕豈恤死但學未成志未遂碌々死於牖下既不能報父師之恩又貽骨肉之感是為可恨已君為之泫然隕涕既而予病幸差而君罹瘵疾沈綿涉歲遂以今茲癸丑三月十七日沒得年二十七葬於里之松仙寺先墓之次嗚呼將病死之我得不死而

松崎言文
吊我病之君。乃病死矣。予以我將死之心。度君將死之心。泫然隕涕。不能為情。况於其骨肉之情。何如耶。銘曰。鬱々松林。爰安其居。接先妣塋。近乃翁廬。

松崎文鈔止

松崎詩鈔

近刻

明治十二年六月三十日御届
同 十三年十二月 出版

定價金三拾五錢

故人

家里新太郎 原稿

校訂人

櫻井能 監

出版人

額田正三郎

西京

村上勘兵衛

同

風月庄左衛門

同

藤井佐兵衛

發

兌 書 肆

同	同	同	同	司	同	東京	同	大坂	同
擁萬堂額田藏	福田勝藏	宮島儀三郎	内藤傳右衛門	山中市兵衛	若林喜兵衛	北畠茂兵衛	中川勘助	松村九兵衛	竹岡文助

010190526874

48-12905

